

清代筆記叢刊

廣陽雜記

劉獻廷著

一

卷之六

七

劉獻廷著

廣

陽

雜

記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隱
編
集
卷

附劉處士墓表

北平王源撰

劉處士諱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大興人生於戊子七月二十六日年四十有八卒于吳歲在乙亥七月六日與妻張氏合葬於吳之陵墓山祖□□父鑛為名醫母張氏吳氏相傳其先為吳人曾祖以上俱無考處士自言如此處士穎悟絕人博覽負大志不仕不肯為詞章之學年十九親歿挈家而南隱于吳初吳有高僧說法士人醵金從之講法華處士聞之與焉坐食頃伏几而勦僧說罷處士勦亦罷明日復往如故衆竊笑僧詫曰客何為者呼與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處士夷然登座不讓暢衍厥旨衆大說僧率衆蒲伏願為弟子處士笑曰吾正若誤耳豈為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游者日衆嘗謂學者曰聖人謂人為天地之心人渺焉爾且衆胡為天地之心嘗學易而得其說乾也坤也初交而生風雷無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虛山澤又次之實矣由是草木生焉鳥獸育焉草木鳥獸不已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實則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則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實也故曰人為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心爾所謂仁也天地不能為者人為之剝復否泰存乎運而轉移之者心人苟不能斡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為一身家之謀

則不得謂之人。何足為天地之心哉。故處士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挈家而南也。尚有貲數千金。以交游濟危難散去。鄰舍一女子許字。夫貧流于外。母將改聘之女。誓不從。處士聞之惻然。時僅餘藥肆一廬。立鬻金尋其夫。贈使婚娶。而家益貧。久之西南大亂。民惶惑不聊生。處士乃入洞庭山。學益力。亂定。妻張氏旋卒。于是慨然欲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杰。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見聞。而質證其所學。初。故尚書徐健庵及其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之不就。至是歸里。將付其子。變于其兄御史賓廷。徐又聘之。乃就。而予以修明史。亦館于徐。與處士道同志合。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之同。猶聲赴響。而處士於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製。傍通博考。浩浩無涯涘。嘗從容謂余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死耳。予驚問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誰。得子為吾傳。以傳。復何恨哉。嗚呼。生死無關於天下。不足為天下士。即為天下士。不能與古人爭雄長。亦不足為千古之士。若處士者。其生其死。固世運消長所關。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數見之人也。顧留京師四年。有奇遇。而訖不見用。庚午復至吳。遂南遊衡嶽。因而歸。方謀與同。

志結茅著書終老。乃不一年死矣。處士為人良易。負絕世之學。而虛衷常自下。誨人諄諄不倦。其少也。讀書每竟夜不卧。父母禁不予膏火。則然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股。落落攝敝衣冠。躑躅風塵中。人無敢易之者。蓋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為己任。使得志行乎時。建立當不在三代下。而竟溘然賁志以死也。豈不悲乎。死之日。門弟子哀號擗踊不欲生。行路咨嗟涕洟。予在京聞之。驚痛欲絕。召其子燮于天津。與友人歛金為位哭之。而使燮奔喪于吳。未幾遂得吉壤以葬。予不及銘其壙。己卯正月過吳。始一拜其墓。而流涕為之表。嗚呼。處士之心。天地所以不熄之心也。古聖賢以其心傳于後。而古聖賢未嘗死。天下有以處士之心為心者。處士又豈死哉。後之覽者。尚其有感而興焉。

附劉繼莊傳

全祖望撰

劉繼莊者名獻廷字君賢順天大興縣人也先世本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繼莊年十九復寓吳中其後居吳江者三十年晚更遊楚尋復至吳垂老始北歸竟反吳卒焉崑山徐尚書善下士又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繼莊遊其間別有心得不與人同萬隱君李野於書無所不讀乃最心折於繼莊引參明史館事顧隱君景范黃隱君子鴻長於輿地亦引繼莊參一統志事繼莊謂諸公攷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及其歸也萬先生尤惜之予獨疑繼莊出於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卒老死於布衣又其栖栖吳頭楚尾間漠不為枌榆之念將無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為是不可以無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繼莊之書獨不甚傳因求之幾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見其廣陽雜記於杭之趙氏蓋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懼哉繼莊之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厯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旁而岐黃者流以及釋道之言無不留心深惡雕蟲之技其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

古女直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繼莊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繼莊之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為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即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厯喉腭舌齒唇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為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為東北韻宗。一為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為韻父。而韻厯二十二位。為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合泰西蠟頂語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蓋繼莊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者。囊括浩博。學者驟見。而或未能通也。其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場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為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為正切線表。而氣節之後。先日蝕之分秒。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

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厯差為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為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徵。又可以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為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此固非一人所能為。但發其凡。而分觀其成。良亦古今未有之奇也。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為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利用也。不為民利。乃為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

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為之疏。以為異日施行者之考證。又言朱子綱目。非其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凡繼莊所撰者。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難於畢業。是亦其好大之疵也。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為一書。以發明之。是則儒者之至言。而惜其書亦未就。予之知繼莊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繼莊也。以萬氏。及余出遊於世。而繼莊同志。如梁質人。王崑繩。皆前死不得見。即其高弟黃宗夏。亦不得見。故不特繼莊之書。無從蹤跡。而逢人問其生平顛末。杳無知者。因思當是時。安溪李閣學。最留心音韻之學。自謂窮幽探微。而絕口不道繼莊與修齡。咄咄怪事。絕不可曉。何況今日去之六七十一年以後。□□□并其出處本末。而莫之詳。益可傷矣。近者吳江徵士沈彤。獨為繼莊立傳。蓋繼莊僑居吳江之壽聖院最久。諸沈皆從之遊。及其子死無後。即以沈氏子為後。然其所後子。今亦亡矣。故彤所謂傳。亦不甚詳。若其謂繼莊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吳。歷三十年。又之楚之燕。卒死於吳。在壬申以後。則其年多矣。蓋

其人蹤迹非尋常遊士所閱歷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彤蓋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為博物者流而未知其人。予則雖揣其人之不凡而終未能悉其生平行事。乃即據廣陽雜記出於宗夏所輯者略求得其讀書著書之概。因為撮拾而傳之以俟異日更有所聞而續序之。

予又嘗聞之萬先生與繼莊。共在徐尚書邸中。萬先生終朝危坐觀書。或瞑目靜坐。而繼莊好遊。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歸而以其所歷告之萬先生。萬先生亦以其所讀書證之。語畢復出。故都下求見此二人者。得侍萬先生為多。而繼莊以遊罕所接。時萬先生與繼莊各以館脯所入。鈔史館祕書。連甕接架。尚書既去官。繼莊亦返吳。而萬先生為明史館所留。繼莊謂曰。不如與我歸。共成所欲著之書。萬先生諾之。然不果。繼莊返吳。不久而卒。其書星散。及萬先生卒於京。其書亦無存者。繼莊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曰梁溪顧昉。滋。衡山王而農。而尤心服者曰彭躬菴。以予觀之。躬菴尚平實。而繼莊之恢張殆有過之。惜乎不得盡見其書。以知其人。更二三十年。直泯沒矣。世有如晁子止。陳直卿者。倘附存其新韻譜之目。而以予所述其書之大意。志於其後。猶可慰繼莊於身後也。繼莊書中所述。大兵征

俄羅斯及王輔臣反平涼文俱極可喜。

繼莊之才極矣。顧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許可金聖歎。故吳人不甚知繼莊。間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歎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歎小才耳。學無根柢。繼莊何所取而許可之。乃以萬季野尚有未滿。而心折於聖歎。則吾無以知之。然繼莊終非聖歎一流。吾不得不為別白也。

廣陽雜記卷第一

清 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彭秋水聞人言。雲南西面為緬國。至此地皆平坦。無復高山大澤矣。

傅宏烈字竹君。江西進賢人。永歷時為遷江縣知縣。于王國光麾下投誠。詭云。中書授韶州府同知。陞慶陽府知府。上書論平西。上知其忠。密敕廣西梧州安置。

吳應期岳州失守。退至交水。郭壯圖絞殺之。以其失陷封疆也。壯圖與應期有宿憾。焉。應期字維周。

舜投四凶于四裔。以禦魑魅。四裔者四夷也。余謂四凶在朝。雖為凶族。然有君子所不能及者。是以彼之下駟。亦足以走我之上駟也。不然。亦豈能以變四夷禦魑魅哉。今之君子。且有居中國而身為魑魅者。不知舜何以處之。

清世爵。一品精奇尼哈哈番。二品阿思尼哈哈番。三品阿達哈哈番。四品擺他喇哈。哈番。五品抱沙喇哈哈番。

東四旂。鑲黃正白鑲白正藍。西四旂。正黃正紅鑲黃鑲藍。

正黃鑲黃正白為上三旂。無王。但有都統。即固山額中。副都統。即梅勒章京。每旂滿。

洲蒙古漢軍。各掌印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

每八旗。滿洲有肅章京一員。職與都統等。止管擺呀喇掌龍肅。
每旂喀把什蝦二員。職與副都統等。

又東西四旂。各有喀喇昂邦一員。職與都統等。俱單管喀巴什。

每旂甲喇章京。滿洲六員。蒙古二員。漢軍五員。職俱三品。八旂滿洲蒙古漢軍。共牛
象章京一千員。職四品。每牛象下。有分得撥什庫一員。職六品。小撥庫六名。小撥什
庫輪班管事。不分人數。每牛象下。馬甲三十副。內有工匠一名。喀把什二名。郭吃喝
擺呀喇二名。跟王爺大擺呀喇十七名。另有壯大一名。管轄擺呀喇十七名。步甲二
十名。無馬。不出兵。止守城當差。無帳房。內有步兵撥什庫二名。
每牛象鐵匠一名。鞍匠一名。

每馬甲一名。帳房一頂。私自備用者。或二三四人合一頂。聽便。

馬甲箭五十條。弓刀各一。

馬甲明盔暗甲。大擺呀喇明甲。

每都統與擺呀喇肅章京有織金龍肅。蒙古滿洲無月。漢軍有月。

王子三尖龍纛三枝火炎銀頂。後有蜈蚣旂二。

都統黑纛正邊方旂。

擺呀喇紅纓火炎邊旂。

梅勒章京無纛止有標四杆旂長二尺。

甲喇章京本色纛無蟒。

牛叅在家有官纛二杆。漢京作軍一杆。出兵加甲喇章京銜有纛。

分得撥什庫。遇出戰分兵之時。外加甲喇章京銜有纛。

加甲喇章京。出兵為夸蘭大有纛。

小撥什庫。背旂一杆。方二尺。黑纓。

喀把什先鋒營壯大頭帶翎。有飛虎背旂。方二尺。狐尾。

擺呀喇壯大斜尖本色旂。紅纓。

甲喇章京俸銀一百三十一本下兩。白米一百三十斛。計六十五石。出兵有行糧。每

月銀六兩。每日米八合三勺。馬草二束。料五升。

牛叅章京俸銀一百零五兩。米一百零五斛。出兵每日加米八合三勺。每月銀六兩。